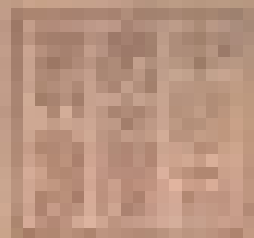


王谿生詩集箋注



李商隐集卷之四



I222.2/47

玉谿生詩集箋注
上

〔唐〕李商隱著
〔清〕馮浩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

I222.7/47

玉谿生詩集箋注
下

〔唐〕李商隱著

〔清〕馮浩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玉谿生詩集箋注

(全二册)

〔唐〕李商隱 著

〔清〕馮浩 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华书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28.625 字數 508,000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0

統一書號: 10186·75 定價: 3.25 元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编辑说明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流传至今的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批判地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对于发展民族新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就是为了给一般研究工作者、大中学校教师及有关文化工作者提供一套比较系统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资料，以便读者分析研究，作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借鉴和参考。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将有选择地出版我国从先秦到鸦片战争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优秀文学作品，其中以诗文别集为主；少数著名的总集及影响较大的戏曲、小说也酌量收入。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用前人旧注或集注本，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并加新式标点；有些品种也将采用今人新注的形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一月

前言

李商隱(約公元八一三年——八五八年)，唐代著名詩人，字義山，號玉谿生、樊南生，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人。出身于沒落的小官僚家庭。父李嗣，曾任獲嘉縣令，後到浙江爲幕僚。商隱幼年隨父赴幕，十歲喪父，回鄉跟叔父讀書。青年時古文寫作已嶄露頭角。十七歲時，受到天平軍節度使令狐楚的賞識，授以「今體」(駢文)，任爲幕府巡官。二十五歲登進士第，入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幕，並與他的女兒結婚。他一生仕途蹭蹬，只做過校書郎、縣尉一類小官，長期落魄江湖，沉淪幕府，「遠從桂海，來返玉京，無文通半頃之田，乏元亮數間之屋」(二)，過着窮愁飄蕩的生活，死時僅四十六歲。然而他所創作的詩歌，却在百花競豔的唐代詩歌園圃中開放出一叢絢麗奪目的奇葩，一千多年來爲人們所珍視。

唐朝在安史之亂以後，特別是到了李商隱所生活的晚唐時期，國勢江河日下，開元全盛的繁華景象早已蕩滌無存，元和中興的短暫希望也終成泡影。皇帝的昏庸，宦官的專權，朋黨的傾軋，藩鎮的跋扈，土地兼併的劇烈，這一切使得階級矛盾、民族矛盾越來越尖銳，人民生活更陷於苦難的深淵。再過四十年左右，唐王朝就在農民起義的怒濤和軍閥的紛爭中覆滅了。李商隱是個有政治抱負的詩人，「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遊。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樓》)，曾懷有拯救危亡、

旋轉乾坤的宏願；但殘酷的現實與之恰恰相反，「如何匡國分，不與夙心期」（《幽居冬暮》），報國理想全歸幻滅。他的詩歌打上了深刻的時代烙印，已不懷有像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將進酒》）那種的樂觀自信，也喪失了像杜甫「皇綱未宜絕」（《北征》）那樣對王朝的信念，但却從李、杜身上吸取了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精神，時而憤怒地刺擊當時政治的腐敗、社會的黑暗；更多的則以委婉的彩筆，曲折傾吐心中隱微無盡的愁思，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個性特徵和獨特的藝術風格，成爲晚唐詩人的傑出代表。當時與杜牧並稱「李杜」，與溫庭筠並稱「溫李」。

首先，李商隱的政治詩雖然數量不算最多，但却值得注意。《行次西郊作一百韻》是他詩集中第一長篇，內容波瀾壯闊，展現了當時災難深重、民不聊生的社會真貌。「高田長榭櫪，下田長荆榛。農具棄道旁，飢牛死空墩。依依過村落，十室無一存。」農村的殘破荒涼，令人怵目驚心。京郊尚且如此，何況其它！詩中夾敘夾議，「冤憤如焚」地控訴了唐王朝最高統治者的荒淫無恥，昏瞶無能；揭露了權貴們的巧取豪奪，奸詐凶暴；喊出了廣大人民遭受屠殺、奴役、壓榨的沉痛呼聲。「盜賊亭午起，問誰多窮民。節使殺亭吏，捕之恐無因。」詩人雖然仍稱起義者爲「盜賊」，但字裏行間却流露着同情，道出了「官逼民反」的實質。唐末農民大起義的信息在這裏已透露端倪。唐王朝落到如此地步，是否天意如此呢？不是的。「又聞理與亂，繫人不繫天」，在詩人對社會現實問題的看法中，是有樸素唯物主義因素的。可是他又把救弊振衰的希望寄託在一二聖君賢相身上，而當時的上層統治集團却已腐朽透頂。「慎勿道此言，

此言未忍聞」，最後他絕望了。這首詩有很強的現實性，堪稱詩史，彷彿杜甫的《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和《北征》，而其中對統治階級的揭露與批判，對歷史現象的描繪，則更率直，更廣泛。

李商隱儘管官職卑微，但對一些重大的政治事端，仍然勇於發表自己的看法，愛憎分明，態度明朗。如大和年間劉蕡在對策中痛論「黃門（宦官）太橫，將危宗社」，「土崩之勢，憂在旦夕」^{〔三〕}，慷慨陳詞，震動朝野，後來遭受迫害，吞恨而死。會昌元年（公元八四一年）當劉蕡遠貶時，李商隱作詩送他；次年劉蕡去世，又作了四首詩哭他。「平生風義兼師友」，鮮明地反映了詩人與劉蕡政治態度的一致和對他正義事業的支持。對當時控制朝政的反動宦官集團，詩人的抨擊不遺餘力。如大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的甘露之變，宦官幽禁文宗，屠殺朝官，殘及百姓，從此唐朝政局愈加黑暗。當時的封建士大夫大都畏禍依違，有的趨附順從，有的默無表示。正直如白居易，這時遠處洛陽，也只暗中悲嘆老友的「白首同歸」，慶幸自己的「青山獨往」^{〔三〕}。李商隱却挺身而出，以不可抑制的憤慨，奮筆寫下《有感》《重有感》三首，對宦官的暴行提出強烈的抗議，並表示了剷除這一罪惡勢力的強烈願望。其它如《隋師東》揭露軍閥叛亂及朝廷征伐無方所造成的嚴重破壞；《壽安公主出降》諷刺唐朝對強藩姑息養奸的卑屈行徑；《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歌頌平叛戰爭；《驕兒詩》則期望自己的兒子迅速成長，深入虎穴，立功邊疆。這些都表明了他譴責分裂割據，維護祖國統一的立場。

李商隱的詠史詩也是有很強的現實性的。「莫恃金湯忽太平，草間霜露古今情」（《覽古》），「歷覽前

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詠史》），記錄前朝成敗興衰的教訓，感昔撫今，促使在位者引為鑑戒。如《富平少侯》、《南朝》、《隋宮》、《北齊》等寫歷史題材的詩，對古代的封建統治者的驕奢淫佚，荒唐迷信，虐人害物，進行有力的鞭撻，揭示其必然滅亡的命運，也是對當時朝政的諷刺。《賈生》一絕，尤見卓識：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這裏遠遠超出了一般「士不遇」的感慨，指出即使蒙受皇帝恩遇，但被詢問的如果不是有關「蒼生」的問題，而是鬼神之事，那就辜負了賈生的無比才調。由此也可窺見詩人胸襟之一端。中唐以後的帝王貴族，大都求仙佞佛，妄祈長生，無視民瘼，扼殺人材。李商隱這類詩歌均有感而發，具有批判現實的意義。他的詠史詩更有直接抨擊本朝的。如《瑤池》、《過景陵》、《華嶽下題西王母廟》等即是譏刺唐憲宗、唐武宗的求仙餌藥以致「暴疾」而卒。又如《華清宮》二首有云：「當日不來高處舞，可能天下有胡塵。」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把批判矛頭直指唐玄宗、楊玉環，揭露他們造成禍胎亂本的罪責。詠本朝史事如此尖銳，無所忌諱，前人曾指責為「大傷名教」，「用事失體」，在當時非所宜言」（四）。這恰恰表現了詩人的胆識和作品的份量。這些以律、絕體裁出現的詠史詩，截取了歷史上的時一事，畫龍點睛，形象地描繪了一幅幅封建王朝盛衰興亡的歷史圖畫。它表面是寫歷史，實是着眼於現實，篇幅雖短，容量很大，用筆婉轉，寓意精深，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

盾：

李商隱的一部分抒情詠物之作，深摯細膩地刻劃了晚唐這一特定時代風貌和特定階層的心理矛

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衮》）

客散酒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花下醉》）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樂遊原》）

迴頭問殘照，殘照更空虛。（《槿花》）

人生失意，好景不常，對落日而興嘆，見殘花而垂泪，字裏行間凝聚着沉重的悲觀感傷氣氛。然而作者正是基於對中天旭日、盛放繁花的熱愛，才對其消逝與凋零寄與如此深厚的感情，這裏同時也透露出對美好事物和理想的熱烈憧憬。詩人對唐王朝的光榮歷史有自豪，對自己的才華有自負，可是眼見七寶樓台即將崩潰，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他留戀，沉痛，執着，迷茫，身世之悲，家國之痛，觸緒紛來，發為心聲，顯得那麼悽惋入神，無限低迴。面對晚唐五代這樣混亂黑暗時代的來臨，追念往昔繁華，憂慮來日大難，當時許多封建知識分子都懷有類似的心情。因而李商隱的悲歌泣訴，也有着一定的代表性，它可幫助我們從另一角度去理解封建社會的衰落。

無題詩是李商隱的獨特創造。這些詩歌情致纏綿，景象迷離，含意深邃，辭藻瑰麗，閃爍着迷人的光彩。宋人對它就有種種揣測。金代元好問《論詩絕句》說：「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

總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明清以來，雖然注家遞出，論說紛紜，但大多失諸穿鑿附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他們「大抵刻意推求，務為深解，以為一字一句皆屬寓言，而無題諸篇穿鑿尤甚」，「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乖本旨；至於流俗傳誦，多錄其綺豔之作，……取所短而遺所長，益失之矣」，不失為比較中肯的批評。李商隱的無題詩並非作於一時一地，取材廣泛，內容多樣，既有寄意深遠的政治詩，更有哀感頑豔的愛情詩，也有其它抒情詩，難以一概而論。現實生活是複雜的，人的感情是豐富的，往日故事，當前情景，都可激發詩人的情感，引起創作的衝動，詩中之意不便明言或不能以題盡之，就名之為「無題」。「巧轉豈能無本意」（《流鶯》），「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罷吟寄同舍》），詩中可能蘊藏着某種寄託或本事，後人實事求是地加以探索和 분석是有益的；但在沒有具體材料來證實的情況下，只能存疑。如果用主觀唯心主義的方法，抓住片言隻語去捕風捉影，猜謎索隱，必然愈弄愈糊塗，作出種種歪曲。對這一部分詩歌的評價，主要還是看它們反映的思想感情是否高尚嚴肅，真摯深切，那麼回答基本上是肯定的：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金蟾齧鎖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迴。

在哀怨之中顯示一種積極的、執着的、鏗而不舍地追求美好理想的情操，值得我們重視。當然，無題詩

中也有一些流於庸俗輕薄之作，則是需要分別對待的。

李商隱的文藝思想比較解放而新穎，表現出批判舊傳統的「異端」色彩。其《上崔華州書》〔五〕說：

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爲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

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爲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

在思想內容方面反對用周、孔之道作爲教條束縛，在藝術形式方面反對因襲古代經史的陳詞濫調。他提倡直抒胸臆，要求揭露現實，強調突破傳統，兼采衆長，不拘一格，自由創造。這是對當日文壇的復古思潮和封建正統觀念的大胆挑戰。又其《獻侍郎鉅鹿公啓》〔六〕說：「況屬詞之工，言志爲最。自魯毛兆軌，蘇李揚聲，代有遺音，時無絕響，雖古今異制，而律呂同歸。我朝以來，此道尤盛。皆陷於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則尙於枯槁寂寞之句；攀鱗附翼，則先於驕奢豔佚之篇；推李杜則怨刺居多；效沈宋則綺靡爲甚。至於秉無私之刀尺，立莫測之門牆，自非託於降神，安可定夫衆制？」在對前人的評論中表示了自己的傾向。這些精神，也正體現於他的詩歌創作中。

李商隱的藝術才能比較全面，對古、近各種詩體都能够成功地運用。他的詩集中既有氣勢磅礴的長篇敘事詩，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韻》等；又有迴腸蕩氣的長篇抒情詩，如《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等。這些長篇古詩與排律，題材重大，畫面壯闊，顯示了作者的功力。然而他所最出色當行的還應推七

言律詩。詩人善於把千言萬語所說不盡講不清的情景，用有限的字句最貼切地表達出來，形象優美而意境深沉，格律工整而富有浪漫氣息，如著名的《錦瑟》、《安定城樓》、《馬嵬》、無題、詠史諸作，都無愧爲化工之筆。清代葉燮說：「李商隱七絕，寄託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七〕這評價應該是包括其七律的，雖然所謂「百代無匹」未免是誇大了。李商隱的律句，既師法杜甫「而得其藩籬」〔八〕，更融會了屈原、宋玉辭賦和李白、李賀歌行的情采，儘管工力不如杜甫，豪放不如李白，奇譎不如李賀，但在他們的層巒疊嶂面前別開峯壑之勝，則是李商隱在文學史上的貢獻。他的絕句則常常洗淨鉛華，清麗可誦。如《夜雨寄北》、《嫦娥》等，顯示作者不乏白描手法，而在樸素自然之中仍可以體味到它們語言的凝鍊與情韻的深婉。當然也應指出，李商隱的某些詩歌，存在着堆砌僻典，詞旨晦澀，濃而不化的缺點。正如魯迅所說：「玉溪生清詞麗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則爲我所不滿。」〔九〕北宋西崑體作者專在這方面模擬他，取其糟粕，那只能說是李商隱的罪人了。

明清人爲李商隱詩集作箋釋評注的人很多，有釋道源、朱鶴齡、徐樹穀、程夢星、姚培謙、屈復、馮浩等，各家互有短長。馮本晚出，比較詳備。馮氏精熟史書，吸收前人成果，融會李商隱的文集〔一〇〕，對其詩歌中涉及的人物故事、典章制度、詞語出處，旁徵博引，加以考證，並常能探索創作意圖，進行演繹串釋，有助於閱讀理解，在這方面是作出貢獻的。但由於他作注時還沒見到李商隱文集的補編部份〔一一〕，以及研究方法等局限，疏漏謬誤之處也在所難免。近代張采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對之頗有糾

正。至於誇大牛李黨爭對李商隱的影響，把他的許多無題詩及其它篇什都附會爲干求當時權相令狐綯之作，主觀片面，連馮氏也不得不說：「穿鑿之譏，吾所不辭耳。」^(三)這又是馮本的不足之處。現以馮浩德聚堂乾隆庚子重刻本爲底本（馮浩的補遺及補註部分，係根據德聚堂嘉慶重校本補入），加以標點整理出版，以供讀者研究參考。

關於李商隱詩歌本文，馮氏博采諸本，頗爲精審，本書一般都保存原貌，個別明顯刊誤，則參照嘉靖本、汲古閣本、影印錢謙益手抄宋本、朱鶴齡本及馮氏德聚堂初刻本校改。對於箋注部分的錯字，隨時加以改正，某些引用史料的字句謬誤至於不能卒讀或易致誤解的，也逕照原書校正，不再一一說明。限於水平，工作中一定有不少缺點，希望讀者指正。

本書的標點整理工作是由蔣凡擔任的。在工作中曾得到朱東潤、趙善詒同志的關心與幫助，謹致謝意。

顧易生 蔣凡

一九七八年十月

(一)《樊南文集詳注》卷四《上尙書范陽公啓》。

(二)《舊唐書》卷一九〇下《劉蕡傳》。

(三)《白氏長慶集》卷六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感事而作》。

〔四〕見本書卷三注。

〔五〕《樊南文集詳注》卷八。

〔六〕《樊南文集詳注》卷三。

〔七〕葉燮《原詩》外篇下。

〔八〕見《蔡寬夫詩話》。

〔九〕魯迅致楊霽雲的信。見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魯迅全集》第十冊二二四頁。

〔一〇〕馮浩曾編注李商隱文集，有《樊南文集詳注》十卷。

〔一一〕清同治間，錢振倫、錢振常補輯李商隱文並爲之箋注，有《樊南文集補編》十二卷。

〔一二〕見本書《即日》詩（「小鼎煎茶面曲池」）注。

玉谿生詩集箋註目錄

卷一

| | | | |
|--------------------------|----|--------------------|----|
| 韓碑 | 一 | 牡丹(錦幃初卷) | 三 |
| 富平少侯 <small>以下編年</small> | 八 | 初食笋呈座中 | 二六 |
| 日高 | 二〇 | 海上 | 二六 |
| 陳後宮(玄武開新苑) | 二二 | 贈趙協律皙 | 二七 |
| 陳後宮(茂苑城如畫) | 二四 | 贈宇文中丞 | 二九 |
| 覽古 | 二五 | 安平公詩 | 三〇 |
| 隋師東 | 二七 | 過故崔兗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舊僚杜 | 三〇 |
| 謝書 | 二八 | 趙李三掾 | 三六 |
| 無題(八歲偷照鏡) | 二九 | 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衮 | 三七 |
| 失題 | 三二 | 公子(外戚封侯) | 三八 |
|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 | 三二 | 東還 | 三九 |
| | | 夕陽樓 | 三九 |